

我的尊重 我的礼仪

□ 姜天骄

◎礼仪是建立在互相尊重、互相理解、互相包容、真诚友善的基础之上的,它能给人带来美好和愉悦,使人与人之间相处更加舒服,使社会群体的关系更为和谐。

◎换位思考、尊重、理解,这才是礼仪的真谛。



□ 徐铮应该怎样穿？

徐铮因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高票房的电影《人再囧途之泰囧》,推动了泰国旅游业的发展。不久前,泰国总理英拉接见了徐铮剧组一行,感谢他们为泰国旅游业所作的贡献。

中国导演被外国高级政要接见本是一桩喜事。然而,消息传回国内,徐铮身着白色衬衫,挽着袖子、敞着胸口的休闲装扮却引发了不少争议。有人在微博上批评,“卷着衬衣袖子,敞着胸口”随意打扮,有损中国人的国际形象。3天之内,这条微博即被转发评论逾2万条。

徐铮在接受外国总理接见时究竟应该怎样着装? 翻开礼仪基础教程可以看到,“在正式场合中,男士身着衬衫时应该下摆扎于裤内,不可挽袖,钮扣必须全扣”。如严格按照教科书上的标准来看,徐铮在泰国总理府与英拉总理会面时的着装的确欠妥。

然而有细心的网友从照片中发现,即便徐铮穿衣方式存在争议,但是照片上的他面带微笑,举止落落大方,在接受英拉赠予的礼物时也是双手接物、躬身致谢,并无不妥之处。在一些人看来,社交场合中的言行举止似乎更为重要,而穿着打扮,只要舒适得体,并没有苛刻的要求。还有一些观点表示,徐铮拜会英拉是一次不涉及任何政治或商业话题的会面,况且文艺界人士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,不应对其吹毛求疵、过于较真。

□ 不放大,不忽视

网友们对徐铮着装的宽容态度说明,我们面对外面的世界更加从容、自信,不再刻意放大一些细节,但也绝不忽视细节。

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,企业的国际交流日趋频繁,对商

务礼仪的要求不断提高,认识也更加深入。由于国家间文化背景、风俗习惯、社会制度、宗教信仰、政治见解都有所不同,尤其在着装方面更没有办法统一标准。通常情况下,要遵循国际社会约定俗成的交际惯例,不违反国际礼仪的基本原则,达到通过提升个人形象维护国家形象的目的。

在国门初开的年代,国人由于不懂得外事礼仪的常识而闹出的尴尬事屡见不鲜。也曾有一个阶段,我们极力扭转在外国人心目中的“落后”形象,却表现得过犹不及。著名礼仪学教授金正昆曾经讲过一个例子,曾有企业家在正式场合也是一身精致的深色西装、皮鞋,惟独一双雪白的袜子令人看着不舒服。其实,男子正装要求袜子和皮鞋的颜色应基本保持一致,这是国际交往中的惯例。

与普通的社交礼仪相比,商务礼

仪则有着更为严格的等级关系、聚会规范及活动方式。一个讲究言谈举止的商人,应该是懂得别人的需要和状况,懂得怎样对待上级的指示和下级的埋怨或异议的。

商业界的人士十分讲究行为举止和心理承受能力,一个成功的商人总是形象高雅又善解人意。从形象上说,同外国商界人士交往,衣着必须得体。男士的袖子卷起但不要超过肘部,初次与人交往时,要在衣着上给人以庄重、严肃感。女士则不能穿露胸、透明的罩衫及超短裙,或佩戴撞击有声的饰物。

与西方商界人士面谈时,不要过于追问对方的经历。与一位西方女士见面,一定要请女士先坐,然后自己方可就座;与女士乘车或乘坐电梯,一定要让女士先行。

同国外商人洽谈业务,必须提前相约,不可贸然而去。在西方人的礼仪中,不经相约就去拜访别人是失礼

的。一般来说,欲去访问一个大公司或商人,应提前几天通知对方,届时应提前5分钟至10分钟到达。当访问结束时,常由地位较高之人提出结束建议。如果是接待外宾,一定要在结束后送出办公室门口,以示敬意。此外,还可以让秘书带路送出。

恰当的礼仪犹如润滑剂,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中华女子学校礼仪课教师刘畅文表示,“礼仪是建立在互相尊重、互相理解、互相包容、真诚友善的基础之上的,它能给人带来美好和愉悦,使人与人之间相处更加舒服,使社会群体的关系更为和谐”。

□ 礼仪精神更可贵

《西方礼仪集萃》一书开篇即写道,“从表面看,礼仪似乎就是数不清的清规戒律,但其根本目的在于它使世界成为一个充满生活乐趣的地方,使人变得平易近人”。这段话传达的即是一种礼仪精神。

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,几位肢体健全的人和一位肢体残疾的国际友人一同等电梯。由于电梯需要等很久,楼层也不高,一些肢体健全的人就决定走楼梯。当这些人相继离开时,其中有一位肢体健全的人留了下来,和那位残疾国际友人一起等电梯。因为他深知,那位残疾国际友人身体不方便,只能乘坐电梯,所以他与那位残疾国际友人一起等待,直到进了电梯。在某种意义上,他为那位残疾国际友人缓解了尴尬,挽回了尊严。他是残奥会颁奖团队的礼仪老师,礼仪对他而言已经上升到另一种无形的意识。那位残疾国际友人心裡应该觉得很舒服、很踏实,尽管他没有任何言语,也没有提供任何直接的帮助,只是静静地陪在一旁等待电梯,这就足够了。他的行为比其他给予最直接帮助的人还要让人温暖、让人舒心,换位思考、尊重、理解,这才是礼仪的真谛。

而在越来越多的评说中愈发鲜明。可他到底是谁? 是演员、歌手、偶像,还是那只飞而不停、直至力竭的鸟? 即使把这几天铺天盖地的纪念文章和历史钩沉都看遍,也很难说清。虽死犹生的,为何是他? 去问100个人,会得到101种答案。

也许大家怀念的,也不完全是这个人,而是与他相连的美好时光。人们会说,10年前,有他唱歌演戏,却道寻常。就像一位老友在微博里写的:“是谁那么慌,剪破四月的时光;飞鸟和别姬都碎在镜子里,谁刻过你的手掌;宠爱画得那么长那么长那么长,给我个信仰,永把当年情不忘”。

无法想象若没有赵长天,这些新生代作家、那些少年的心灵会遭遇怎样的颠覆。就像无法想象,如果张国荣没有跃出窗外,他是否还会唱“我就是我”。如果有如果,惟愿在拥有童心和美好之时,且行且珍惜。



清明节前,苏州东山镇的吴依茶厂进行了一场炒茶比赛。杀青、揉捻、搓团、干燥,一双双大手,在大锅里用最传统的方式炒制茶叶。50分钟后,由8万颗芽头精选出的1斤特级嫩芽,被炒成3两碧螺春茶。和如火如荼的现场相比,10分钟车程外的江南茶文化博物馆显得清幽宜人。在这里,传统的手工炒茶场景凝结在一组组极富动感的硅胶塑像中。

茶,是这座博物馆的主题。碧螺春茶,是东山镇最负盛名的特产。祖祖辈辈的山里人,都会在谷雨时节采摘茶叶,作为日常饮料。某一年,因为产量特别多,茶叶发出异常浓郁的香气,用苏州土语叫做“吓煞人香”,便沿用成为了茶叶的名字。直到康熙皇帝嫌这个“吓煞人香”名字太俗,才改为“碧螺春”。

江南茶文化博物馆的建立,与一名叫柳荣伟的浙江商人密不可分。1985年,柳荣伟从浙江老家来到苏州吴中的东山镇开了家糕点铺,这间名为“浙江饮食店”的小门脸,让这名异乡人在东山镇扎稳了脚跟,也给他带来了第一桶金。

常有外地客人来糕点铺子打听,“碧螺春哪有卖的?”

问得多了,柳荣伟就留了意:市场需求那么大,能不能自己开店卖茶? 于是他自己开起了茶厂,聘请东山茶厂的退休老厂长来指导。虽然雄心勃勃,但是销售情况却平平。1995年,柳荣伟承包了当年国内惟一一家生产加工碧螺春的专业茶厂——东山茶厂,并在2000年转制成功。

飞翠飘香

□ 陈莹莹

“最大的原因就是看中了东山茶厂的‘碧螺’品牌。”柳荣伟说。如今,“碧螺”品牌已成为江苏省名牌。但是,柳荣伟有更大的雄心。

“做茶的人,不仅要有自己的牌子和厂子,还需要把这种文化传承下去。”他说。2009年,他投资2000万元,在东山镇建设了江南茶文化博物馆,专门用来介绍碧螺春的历史和茶叶知识。

走进茶文化博物馆,一幅“入山无处不飞翠、碧螺春香千里醉”映入眼帘。这里的资料图片告诉游人,作为碧螺春茶的原产地,这里的茶叶年产量已从计划经济年代的3万斤增长到150万吨;这里告诉爱茶人,品碧螺春需要先小口吮茶汤、感受春茶的鲜嫩,再大口含茶汤,通过打滚的舌尖吸饮春茶味道;这里还教授给买茶人鉴别好茶的标准——要爽干、要脆、要碧青、要蓬松卷曲带白绒。

洞庭山碧螺春、西湖龙井、黄山毛峰、无锡毫茶……,谁是江南名茶的代表不重要,要的是依山傍水的情致,要的是爱茶品茶的心意。你知道碧螺春茶制作技艺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吗? 你知道清代李慈铭“谁摘碧天色,点入小龙团”写的就是这万顷碧螺春吗? 没关系。徜徉于江南茶文化博物馆,字字句句关乎茶,处处场景、幅幅图片皆含茶。

在这里,全国所有的茶叶主产区被细心标注在一张地图上,茶叶的诗句、美文嵌在墙上,休憩品茗的茶室能够远眺连绵茶山。3年来,博物馆每年的客流量多达10多万人,不仅成为了当地著名的免费旅游景点,更因为这一展示平台,带动了1000多万元的碧螺春茶销售。

卖产品、卖品牌、卖文化,小小的芽尖浓缩着无数的汗水,凝结了多少的心血。

《周末》执行主编 姜 范

编辑 张济和 何东宪

梁 婧 李 丹 敦 蓉

邮箱 jrbzmzk@163.com



两位逝者 两种怀念

□ 章木扬

在“愚人节”和“清明节”之间,拥趸们蓦地发现,张国荣已然离开10年了。而就在张国荣10周年祭的前一天,噩耗传来,赵长天先生去世了。他远不如张国荣有名,但他主编的《萌芽》和他创办的新概念大赛却同样影响了一代人。

10多年前,曾经的少年们蓦地听闻“新概念”的时候,那种颠覆直如彩虹般绚丽,又如彩虹般遥不可及:以文见用,这不是和李白际遇一样吗?

记得当年有个少年,在新概念征文中写道:看着那一片片拆去的老房子,我总觉

得天阴沉沉的。我不知道原因,我无所适从,我已经认不出这片从小长大的地方。这是一片灰城,而我是这灰城的儿子。也记得当时语文老师评语:小小年纪,为什么会这么想? 这评语曾让那少年一直怀疑自己早熟、偏激甚至抑郁。直到多年后,经历了林林总总、世事变迁,这少年才明白,时代和心灵,总有一个会走得更快一些。

现如今,当年那些被《萌芽》选中的同级校友,俨然成为职业作家;而那些没被选中的同学,早已散落在世界的不同角落,将“但写吾心”的手挪作了他用,极少有人再

度提起那些闭门著文、渴望伯乐、梦想“一文天下知”的日子。惟一剩下的,恐怕是在心里长出的那颗嫩芽。但这嫩芽,就算是没有长成大树,也依然存在于心底某个角落。很多年后,我们依然会记得,这颗嫩芽,是这位赵长天先生种下的,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写多少文章来纪念他。

每年这个时候,纪念张国荣的文章都有许多。今年,更是有不少人站出来讲那些“哥哥”不为人知的故事。在所有英年早逝的艺人里,张国荣是最容易被人记起的一个。10年的时间,他不仅没有淡出,反